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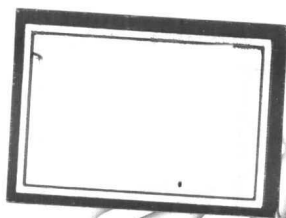
私生活

长 篇 小 说

海男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SHENG
HUO



私

生

活

长 篇 小 说

海男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 海男 200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私生活/海男著.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3. 10

ISBN 7-5313-2623-X

I. 私… II. 海…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2407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联系电话: 024-23284285 23284029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23284401

E-mail: chunfeng@vip.163.com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幅面尺寸: 140mm × 203mm

印张: 10.375 插页: 2

字数: 230 千字

印数: 1—30000 册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臧永清 温去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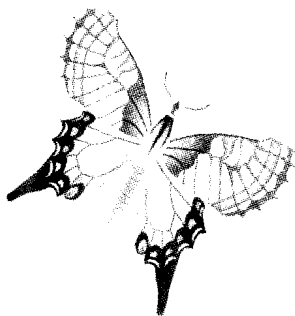
责任校对: 白光

封面设计: 冯少玲

版式设计: 马寄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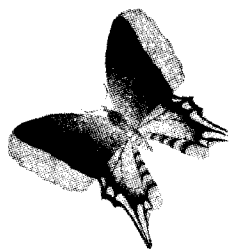
定价: 18.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 陈光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沉重不堪的私生活已经捆绑我们太久，
米兰·昆德拉说：“最沉重的负担压得我们崩塌了，沉没了，将我们钉在地上。可是在每一个时代的爱情诗篇里，女人总渴望压在男人的身躯之下。也许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最为充实的象征，负担越沉，我们的生活也就越贴近大地，越趋近真切和实在。”所以，面对私生活，尤为重要的是为了松绑我们的私生活，让我们由沉重走向轻盈或者走向遥远的地平线。

目录



- 第一章 序幕 =001
- 第二章 本性 =025
- 第三章 潮湿 =049
- 第四章 阴性 =073
- 第五章 捆住 =097
- 第六章 私情 =121
- 第七章 狐狸 =145
- 第八章 献身 =169
- 第九章 妖精 =193
- 第十章 剥开 =217
- 第十一章 戳穿 =241
- 第十二章 变身 =265
- 与小说有关的日记生活 =292

第一章 序幕



私生活

0

0

1

作为私生子的落红就在这一刻，开始了她寻找父亲的过程。

当她把箱子从左手换到右手时，胸脯便起伏着，她来到这座城市是为了去找父亲。从她开始寻找父亲时，母亲便说：你父亲是一个医生，他会动手术，他会治病。你长大了就去城里找父亲，父亲就会安排你的命运。

她已经长大了，她已经 18 岁，她辍了学，当然这是未经母亲同意的辍学，直到她把辍学证交给母亲时，母亲才无助地说：去找你父亲吧，这都是那一夜的结果，我不知道如何管你，也许只有你父亲能替代我去安排你的命运。

她不知道那一夜，母亲在迷惑之中讲述的那一夜是什么，总之，母亲说这话时，目光迷惘，仿佛在看空中的一只蜘蛛网，母亲一生都在编织手工艺品，她是这座小镇上的工艺品厂的工人，从她记事起，母亲的手就在编织，她的工厂里的 100 名女工坐在厂里的阳光下面用手编织口袋，各种各样的口袋。所以，除了她的箱子拎在手上之外，她肩上还挎着一个母亲编织的口袋，



私生活

0

0

2

母亲送她出门时对她说：走吧，走吧，既然你想出门闯天下，母亲是无法阻止你的，挎上这个口袋走吧，你父亲看见这个口袋就会认你做女儿。

她听不懂母亲在说些什么，为什么父亲只有看见这个口袋后才会认出她来呢？难道是因为她从出生以后就没有看见过父亲吗？不错，从她学会叫母亲时，她就在寻找父亲，然而父亲的影子始终没有出现。

有人开始叫她为私生子。那是她五六岁时，只要她从小镇上走过，跟小镇的孩子们玩游戏，总有人叫她私生子，包括那些孩子们。于是她便去问母亲，她第一次问父亲时，母亲的手里还在编织口袋，为了多挣钱，母亲也会把活计带回家来，当母亲坐在暖洋洋的冬日阳光之下时，一个影子靠近了母亲，她问母亲私生子是什么，为什么别人会叫她私生子。

她看见母亲的手开始混乱起来，她从来没有看见过母亲在编织口袋的时候把线弄乱，因此那一根根缠绕在母亲指头上的线突然如一团蜘蛛网，使母亲无法继续编织下去了，很显然，在她五岁的那一年，她就看见了混乱，而且因为混乱，她没有听见母亲的回答。也许是在混乱之中，母亲忘记了解释。

从那以后她从未问过母亲这个问题，因为在她慢慢长大之后，镇上的人已经没有什么兴趣叫她为私生女了。这是一座有各种各样声音制造事端的小镇，人们只爱谈论新鲜事，很多年前小镇上的人们之所以叫她私生女，是因为在那个特定的历史之中，她已经慢慢地长大，她已经从她母亲的怀抱挣脱而出，当然，小镇上的人们看见了她作为私生子存在的另一个历史时刻，所以，她的生命就像是悬挂在树枝上空的

一只竹篮，里面装着一个啼哭的婴孩，人们把这个婴孩的故事传来传去，当人们看见她已经融进了小镇中的世俗生活之中去时，便把她的生命称为私生子。

久而久之，她似乎已经忘记了私生子的称呼，因为一个人很容易忘记儿童时代的声音。那些诋毁她生命的声音并没有进入她的少女时代，当她望着火车上的列车进站时，她便开始想念父亲。这是她进入中学时代的一个秘密，她所上学的中学就在火车站旁边。每天的每天她都会听见火车从一条深长的峡谷深处缓缓地驶进了这座小站，远远看去，火车就像一条巨大的蛇身，不停地扭转，扭动着远去的命运。



私生活

0

0

3

她知道乘火车出去就可以寻找父亲，她知道一旦找到父亲，她的命运就可以改变。她一次又一次地循着校园的一条小路，那是一条只有农夫和蛇行走的小路，两旁长满了野生的荆棘，她沿着这条小路很快就已经置身在铁轨上。

盘腿坐在铁轨上眺望着那弯曲出去的不可知的方向，她开始向往着乘上火车远行的命运，这几乎是她全部的幻想，因为这样就可以去找父亲了。终于她辍学了，老师遗憾地拍着她肩膀问她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她的全部成绩都是优。她幻想似的一笑，使她离开了小镇上的校园生活。

她抓住了火车的扶手，似乎这就是她的幻想，于是幻想已经开始沿着轨道远去，她站在车窗前，母亲站在月台上不停地向她挥手，母亲似乎已经跳了起来，从月台上跳起来又落下去的母亲，身体越来越小，后来从她视野之中就这样消失了。

从未拎过箱子的18岁女孩落红就这样下了火车，从月台走了出来，朝着她扑面而来的三轮车、微型车、出租车及各种商贩们的声音都是陌生的，也是喧闹的。她把箱子从左



私生活

0

0

4

手又换到了右手上，反反复复地交换使她无法适应在城市的街道上行走，终于，一辆三轮车来到了她身边。

车夫把她送到了医院门口，这就是母亲交给她的地址。这个地址反反复复地降临到母亲手上，因为母亲在每个月的月初总会准确无误地收到一份快汇款单，上面有父亲的地址。

闻着福尔马林的味道，她站在通往医院的台阶上不知所措，来来往往的人从台阶上去，也有人从台阶下来。有一半人是病人，也有一半人是病人的家属。

父亲的名字叫李路遥，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叫落红，为什么与父亲的姓没有联系。她遇见了一个女护士，因为女护士笑容可掬正朝她走来，事实上并不是朝她走来，而是在下台阶，而她呢正在上台阶。她迎着护士上去，问父亲李路遥在哪里上班，女护士摇摇头说不知道。

她想女护士为什么不知道父亲的名字呢？她朝着台阶而上，她想，总会有人认识父亲的，一个男人背着另外一个男人正在上台阶，背在身上的那个男人满脸血渍，而且那血似乎在往下流，顺着男人的面颊往下流，从脖颈上又流到了台阶上，她看着那鲜血，扭过身去，她差点就要眩晕起来了，鲜血的那种红色使她头晕眼花，然而，她仍然在上台阶。

朝着她走来的第二个人是一个医生，她迎上去问道，不知道她的父亲李路遥在哪里上班。女医生看了看她迟疑地说：李路遥是你父亲吗？她点点头，女医生看了看她手里的箱子说：你父亲在外科，你到外科去找吧。女医生一边说一边注视着她的眼睛，环视着她手中的那只箱子。

她终于知道父亲就在这座医院里，并且在外科上班。然而，当她已经站在外科的走廊上时，一个医生对她说：李路遥今天不上班，他休息。她愣了一下，问怎么能找到李路

遥，医生摇摇头急匆匆地从她面前走过去了。

那天下午，她惶惑地下了台阶，置身在人来人往的医院门外，拎着那只箱子行走了很长时间，决定去找家旅馆先住下来。

落红的父亲李路遥当然没有想到，很多年前那个激情之夜给他带来了一个现实：他和落红母亲的女儿已经 18 岁，已经来到了这座城市，住在一座廉价旅馆中等待着他会面。已近中年的李路遥此刻并没有在家休息，最近以来每到休息的时刻也正是他到郊外去与一个女人频繁约会的时刻。当 18 岁的女孩手拎着箱子出现在火车站的月台上时，他也正在出门。

作为男人来说，他举止儒雅，很像一个外科医生，有些时候更像大学里的中年教授。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 19 年前他大学刚毕业，去一座小镇实习半年时间，也就是在那座小镇，他有了一夜的燃烧过程。很多年以来，他按月给落红的母亲汇去落红的抚养费，然而他从来不与那座小镇上的母女俩相见。他只是尽职而已，每当他趴在一座小邮电所的柜台上往汇款单上写着那座小镇的地址时，他已经习惯了用一张又一张汇款单，一笔又一笔汇款来弥补自己对那个激情之夜的全部职责。

他从未想到过，有那么一天，当他在医院的走廊上抬起头来时，一个 18 岁的女孩子会走近他，并叫他为父亲。他总是宽慰自己说：用不着忏悔，用不着再去追忆往事，忏悔是无意义的，而追忆往事只会使身体变得沉重起来。用不着这样，想一想，每个月的汇款单会衔在一只鸽子嘴里，也许那座小镇的母女俩会听见鸽子那悦耳的声音。

19 年前的那个激情燃烧之夜，就这样慢慢地已经变得



私生活

0

0

5



私生活

0

0

6

遥远起来了。19 年以来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的外科医生，他的生活呈现出一种上升状态。那个激情之夜过后不久，他就结束了半年的实习期，回到了这座省城的医院，在这座医院里扎下根来，而且他回到医院后的第二年就与一个教授的女儿结婚了。

然而这桩别人牵手介绍的婚姻缺少的是爱情，两个人都不知道应该寻找幸福的时刻被捆在了一起。然而他们的婚姻却孕育了另一个女孩，她就是李端端，此刻，李端端正在外省上大学。

李路遥已经到达了郊区，直到现在他似乎才寻找到了一个谈情说爱的女人，而在之前的婚姻状态和那个 19 年前激情燃烧之夜都似乎与爱情没有关系。这个女人出现在半年前的一个时刻，年仅 26 岁的萧韵从另一座南方城市来到了这座城市时，他正驱着车。他刚买了一辆二手车，正是他迷恋车的时期，黄昏之后，他就驱着车在马路上寻找另一种生活。

也许，他的另一种生活就是从火车站伸出的那条马路开始的，那正是一个暴雨突降的黄昏，一个女人正站在马路边打出租车，她的手浮在时空中央，晶莹的雨水哗啦啦洒落在她的手臂上，他从很远就看见了这个女人，因为她手里还拎着一只看上去很沉重的箱子。车堵塞起来了，这就是把他和她嵌在一个历史时刻的瞬间，因为堵车，她并没有看见他，而他却看见她手臂不时地扬起在空中，试图把某一辆出租车截住。

雨水像倾泻的水银一下子把这个情景罩住了。她的手上下起伏，然而却始终没有一辆出租车在她面前停下，所有从她面前经过的出租车似乎都载着客人，她大约是全身湿透

了，她的衣裙紧紧地贴紧了她的皮肤，在暴雨闪电中，她的身体呈现出了曲线。

他的车突然在她面前停住了，她仿佛抓住了希望，每个人都在一些复杂的、特定的时刻紧紧抓住自己的希望，而她的希望是什么呢？她裹着湿漉漉的裙子，就像穿着衣服从一条河里游泳上岸，或者在无意识之中落进了水里，刚刚爬上岸来，她拎着箱子踉跄着奔向他的轿车，也许这就是她眼下的希望。

她甚至忽略了她的目的，她想截住的只是一辆出租车，而不是私车，而且上车以后她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她乘着的并不是出租车，从上车以后她就开始了一连串的打喷嚏，她大约是受凉了。她的喷嚏洋溢着浓烈的女人味，他无法说清这种味道，他驱着车，同样忽略了这样的事实：他的车不是出租车却正载着一个女人。

过了很久他才意识到也许这个女人拎着箱子是为了回家或者住进旅馆去，当他问她去哪里时，她刚刚打了三个喷嚏，她迷惘地说：“我想去一座旅馆……可我不知道应该去哪家旅馆，我是头一次到这座城市来……”她的言下之意是在说明，如果可能的话，帮助她找一家旅馆住进去。当然他也了解了她的陌生性，也许她是经过这座城市的外地人。

旅馆在他意识深处突然飘动起来了，为了这个突然降临到他车中的偶然，一个偶然带来的陌生女人，他此刻必须让旅馆在眼前飘动起来，因为暴雨依然在肆虐地拍打着车窗，坐在车厢中的这个女人已经受凉了，全身湿透肯定会受凉，所以她依然不停地打着喷嚏，坐在车厢中的这个年轻女人看上去很无助，她对这座城市根本就不熟悉，所以她要打出租车，她也许相信出租车会带着浑身湿透的她前去寻找一



私生活

0

0

7



座旅馆。

旅馆在他眼前飘动着，像撕开了的风景画片一样飘动起来，他以往所忽略的小旅馆突然像充满灵感似的来到了他眼前：这是一座跻身在城市中央却裹挟在小巷中的旅馆。很多年前他就住在这座旅馆附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也正是他从小镇回来的时候，不久，落红的母亲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他带着她住进了旅馆，那个女人告诉他说已经怀上了他的孩子。

他知道这座旅馆依然存在，不会被拆迁，许多旅馆都已经被拆迁了，可它依然存在，不久之前，他还从旅馆门口经过，那座旅馆的外形色泽被改变了，原来是金色的颜色，现在涂上了一种橘红色，看外形好像是一座新旅馆，其内部却用历史的岁月支撑起来。

他不知道在这座城市里为什么 19 年前带着一个小镇女人进入了这座旅馆，而在这个暴雨之夜又带着一个陌生的年轻女人去寻找这座旅馆，也许是在他意识深处，当一座座旅馆突然像撕开的风景画片一样飘动起来时，所有的旅馆都在这风景画片之中落在别处，只有一张风景画片被他用手轻轻地抓住了。

这座名为红旗旅馆的地方，像小巷中的风景画片一样出现在眼前时，他似乎又回到了 19 年前的那个上午，当他从传达室收到一封电报时，他吃了一惊，落红的母亲当年只是一个 20 岁的小镇女人，她在电报中告诉他，当他收到电报时，她已经在火车上，她必须亲自来见他，因为不见到他，就不可能解决问题。那显然是一封奇怪的电文，他不知道仅上过初中的一个小镇女人，为什么会写出了那样莫测的电文。

他当然不可能把这个小镇女人带到宿舍中去，他虽然已经参加了工作，不过还住宿舍，与另外两个分到医院的青年人同住。而且他也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他跟一个小镇女人在偶然中发生的私情。

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个女人只是他生命中的一个短暂的、微不足道的插曲而已。他的生活才开始，他不会为这个小镇女人失去生活的奋斗目标的，决不会。所以，他把她安排在旅馆里，当时，这座红旗旅馆涂着金色的色彩，好像是一只暖洋洋的火炉，仿佛可以融解她和他的问题。然而当她告诉他，她已经怀上了他的孩子时，他马上无助地意识到，这都是那一夜无节制的激情之夜的结果。然而她站在面前，像一根准备沿着他身体攀援上升的枝蔓一样，随时想缠绕住他的身体。他伸出手来抚摸了一下她的腹部，毕竟他才有22岁，他的手颤抖着，但他知道一个胚胎毫无疑问已经在这个年仅20岁的小镇女人的子宫中生长。他相信这是事实，因为她的眼睛决不会向他撒谎。他决不去怀疑她，他怀疑的是自己有没有勇气去面对她。在经过了几天夜的思虑之后，他在22岁那年做出了一个永恒的决定：他要让这个小镇女人继续怀孕，让她回到小镇去像一个孕妇一样生活，并且生下这个孩子。在今后的日子里，他会给她逐月地汇寄抚养孩子的费用。但有一个条件，在他没有决定会见她时，不允许她突然降临到这座城市。

当她的腹部一次又一次地被这个年仅22岁的男人抚摸着时，她承担了这种命运，答应了他的要求，也许是他用手温柔地抚摸她腹部时的那种感觉使她获得了力量，她只在那座红旗小旅馆暖洋洋的房间里住了三天，就回小镇去了。

现在暴雨声就像一种旋律环绕着他，他终于把车开进了



私生活

0

0

9



私生活

0

1

0

那条小巷，他嘘了一口气，那座旅馆依然存在，在夜灯照耀之下，他看见了橘红色的外形，历史在变幻，19年来，一切都在变化，所以红旗旅馆的颜色也在变化，这才符合历史的潮流。

这个全身湿透的陌生女人从车上下来时，突然开始发烧。车子已经绕着城行驶了一个半小时，才进入了这家旅馆，而这一个半小时，当然可以让这个女人的体温上升，因为她已经在暴雨之中站了很长时间，她一上车就已经开始打喷嚏，现在又开始剧烈地咳嗽。她的发烧使她突然绊倒了一下，他本来想，已经把这个陌生女人送到了旅馆，他结束了一次友好的行动，现在他可以掉转车回去了。

然而这个女人却拎着箱子再一次绊倒在暴雨之中，她手中的那只沉重的箱子随即倒在地上，就像她的身体倒在水洼中，需求他伸出手去再次援助她一样。他不得不伸出手去，首先是把这个女人从水洼中扶起来。

而当他牵住这个女人的手时却感受到了她手的体温烫得不正常，他是医生，当然对体温比常人敏感，何况，他在之前，就已经感觉到这个女人已经受凉了。他不得不伸出手去抱起她来，因为当他的手伸出去牵她的手起来时，她好像已经失去了站起来的力量。这也许就是他不得不采用另一种姿势，把她用手臂托起来，再用手拎住箱子，前去旅馆登记房间。

在那个夜晚，他就这样把她安置在了旅馆中，她虚弱地喘着气说，对不起，她一边说一边从包里翻出了几十元钱想付给他车费，直到如今，她还不知道他的身份，直到如今，她还以为她截住的是一辆出租车。

凭着医生的感觉，他知道她的高烧不轻，需要为她去买

一些退烧药，所以，他安置她躺下之后，又驱车回到了医院，开了一些退烧药前来见她。她显然感动不已，但她和他都没有想到，这种偶然相遇会使他们陷入另一种生活中去。

然而，红旗旅馆只不过是一个开始，它用暖洋洋的橘红色，那明快跳跃的色彩揭开了他们的生活。作为外科医生的李路遥当然没有想到他用二手车把一个女人带进了装有记忆的红旗旅馆是为了变换自己的生活。

当他重新驱车回到旅馆时，他带来了退烧药，他还带来一只输液瓶，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愿意为这个萍水相逢的女人，做这些无法思议的事情。当他把输液瓶悬挂在红旗旅馆的客房中时，他坐在床边，看着输液瓶中的液体一滴滴流进她的手腕，就像血液流进了她的血液。几天以后，她终于退下高烧了，而他呢？似乎想去了解她的历史，首先他想知道她从哪里来，她来这座城市到底是为了什么？

当她退下高烧之后，她似乎变得鲜活起来了。她把头探出窗外，竭力想看清窗外的世界，然而她看到的是那个上午飘动的雾，它们已经笼罩在这座城市。她明确地告诉他说，她之所以来到这座城市是因为失恋，她的男朋友抛下了她，因为她的男朋友爱上了她的好朋友，在三个人都痛苦不堪时，只有她有勇气拎着箱子离开那座城市。

她来到这座城市当然是想忘却记忆。她的双眼就像铺满了雾的河流，她在这河流中泅渡着想寻找到岸，终于她认为她已经上岸了，她告诉他说，她的生活可以从头开始，就像已经涂改了历史，她必须从头开始。

从头开始难道意味着她站在他面前是为了揭开幕布吗？他看着她的身影，从她发高烧时，他就有一种灼热的感觉，希望尽快地让这个女人摆脱高烧的折磨。这种感觉也许已经



私生活

0

1

1



私生活

0

1

2

超出了一个医生的职责，因为这种职责通常在医院里才格外强烈。然而现在，却是在红旗旅馆中，他在偶然中遇见了一场暴雨，一个被困的女子，全身湿透，拎着箱子，仿佛命运安排她跟他走。

仿佛命运安排她在发高烧是为了让他再一次见到她。一块幕布因此被揭开了，他开始去为她找出租房。因为住在旅馆中的生活只是暂时，她不可能永远住在旅馆中，因为她必须生活。她的技能是美容，她想先租到一家出租屋，然后再开一家自己的美容店。不过这是未来的事了，她首先得求职，到一家美容店去做一名美容师。她对这座城市一无所知，她惟一认识的人就是李路遥，因而她惟一可以抓住的手臂也就是他的手臂，当她讲完自己被别人抛弃的故事时，他不知道为什么会那样看她，也许他想起了小镇上的那个女人，他虽然付给她酬金抚养孩子，然而从本质上讲他已经抛弃了她，他从不愿意去多想她，因为她的存在只会增添他的负担，为了一次又一次地减轻自己良心和道德上的负担，他总是提前将酬金汇给那个女人。

他决定驱车去为这个女人办理出租屋时，内心充满了复杂的感情，她就坐在他旁边，也许他的情感中有一种情感，这就是怜悯。他总是无法忘记她置身在暴雨中，无助地想挡住一辆出租车的模样。

他从这个女人绊倒在暴雨之中时就搀扶住了她，他为此帮助的是一个曾经被抛弃的女人，就这样，几个星期前他为这个女人在郊区租到了一套出租房，为什么选择在郊区，也许是因为郊区离城市稍远一些。

离城远一些就意味着隐蔽性更强一些，难道他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他跟这个女人的交往是一种冒险的生活吗？因为他